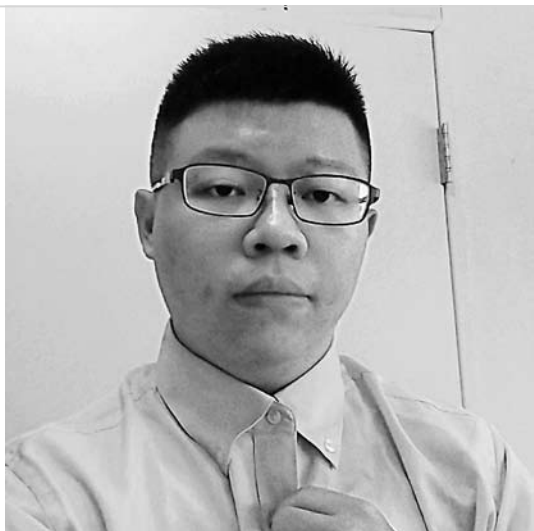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品文獎

三點的海



似明刻

作者簡介

似明刻，本名古國彬。一九九七年生於新竹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畢業。曾任職桌遊店，現擔任補習班教師，教學生不那麼制式的作文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阿公阿婆和父母，讓我能踏上這條路。感謝典霖、魚、寧之、佳鼎、17，在無數的日夜裡陪我鐫刻時光。感謝昊榮、家琇、奶酪和霽，你們給我投稿的勇氣。感謝太陽和新竹的風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慰藉。

三點的海

近來，眼下妥貼地安放了夜色。

阿婆老了。摔幾次之後，連自行走動都似是某種極限運動。拄拐杖的手不夠穩固，偏偏阿婆又不願意麻煩別人，如此又摔了幾次，全家人的生活自此便捆在一起。責任細心地綑縛著，這或許便是所謂的密不可分吧。於是，端坐於輪椅上的和靜立於輪椅後的，慢慢也就無奈地接受了。

老人家睡得淺，夜裡上廁所已成一種慣性，班表就此定下。十二點前，母親必定就寢；十二點到兩點，我；三點之後，父親起床接班。

倒也不是件麻煩的事，只是每晚需要凝視著平板，注意灰白色的塑膠門簾是否出現巨浪。若有，得離開房間一會，聽聽看有沒有拐杖拍打塑膠門簾的聲音。若聽到門簾被扯開的聲音，便得快步下樓，推輪椅來回。身手須得俐落，否則便追不上阿婆的背影，只能在廁所外頭靜候，再推完後半程。「我還以為你去睡了哦。」有幾次阿婆用客語這樣對我說著，「沒啦。」我笑笑回應。

「你早一點休息啦，不用到那麼晚。」父母看見我納於眼下的夜色，總這樣說。班表排到兩點，三點父親醒轉後，便會繼續留心。「早一點」是如此精細的說詞，但我仍然每晚都晚一點睡，若非如此便睡不著。

塑膠門簾不動的時候，頗似無風的浪。頗似我在床上聽著白噪音時，想像著的浪。

沒有早一點睡的那些日子裡，我遇過阿婆扯開門簾四處找花布包袱，說自己天亮前要去上工；也遇過她神色驚慌地說，某某在路上被人打死，順便告誡我不要那麼晚回家。我不知道阿婆迷失在哪一段水光中，但我總能哄她再睡一段。

還有幾次，聽阿婆用客家話叫我「阿海」。

某次和家人討論彼此的「業務」，父親說他也被叫過阿海。關於這位阿海，父母原先沒有半點頭緒，直到幾個月後。當親友摺著蓮花閒聊時，才發覺我三個姑姑的生命中都有一個阿海：一個是丈夫、一個是前男友，還有一個不了了之。至於是哪個阿海，大概也無所謂了。

聽說三個阿海都不會說客家話。兒時我總吃力地練習客家話對談，阿婆也費勁地用中文回答，不知道這樣的場景對阿婆而言是否是一種再現呢？以阿婆溫柔的個性來說，想來是可能的吧。

入殮後，晚睡的習慣就此改不掉了。

總說流年似水，我是有些信的。睡不著的日子裡，我半睜著眼看著三點的海，看時光的浪一層層遠去。每晚，耳邊似還能聽到我拉上塑膠門簾後，阿婆低低的尾音。

「謝謝，謝謝啦。」

有幾次，阿婆用的是中文而不是客家話。我不知道她用中文是因為認出我，還是沒認出我。我也始終沒有機會知道，她會道謝是因為認得我，還是不認得。

是你的海

詹傑

溫柔書寫失智阿婆的午夜片刻，從塑膠門簾擾動似海，到幾個阿海人名重疊，情感亦如海般深邃幽微。